

钟叔河选编

周作人文选

广州出版社

168922

1217.2
7728

1930—1936



周作人文选



II



京电力大 00199853

广州出版社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黎小江 杨向群 廖红霞

装帧设计:宁成春

书名 周作人文选

编者 钟叔河

出版 广州出版社

发行 广州出版社

排版 中国华云电子数据中心排版

印刷 新华印刷厂

规格 850×1168 大 32 开 92.25 印张 160 万字

版次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印次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套

书号 ISBN 7—80592—354—X/I·106

定价 1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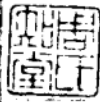


中年以后的周作人

仿蒼頡篇六十字為章

粥飯鐘魚非本邑
砍柴挑擔亦
隨緣有時擲鉢
飛空去東郭門
頭看月圓
古有游仙詩
今日
偶作此豈非遊
僧詩邪廿七年

十二月十六日
知堂



曲園制衣

雜詩之一

卷二目录

一九三〇年

中年.....	1
金鱼.....	5
虱子.....	9
水里的东西	14
论八股文	18
《杨柳风》.....	23
《近代散文抄》序	27
《草木虫鱼》小引	30
论骂人	33
北大的支路	36

一九三一年

两株树	39
案山子	44
《朝鲜童话集》序	49
莧菜梗	53

《远野物语》	56
吃菜	62
志摩纪念	66
系鱼川	70

一九三二年

《莫须有先生传》序	74
知堂说	78
姑恶诗话	79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小引	85
旁袴	87
BAUBON	93

一九三三年

《知堂文集》序	95
《文学的艺术》译本序	97
论笑话	99
《猪鹿狸》	109

一九三四年

《一岁货声》	113
《一岁货声》之馀	117
《金枝上的叶子》	120
希腊神话一	125
《清嘉录》	134

《五老小简》·····	139
厂甸·····	143
鬼的生长·····	147
《甲行日注》·····	152
太监·····	157
题永明三年砖拓本·····	162
为半农题攒跂图·····	163
书赠陶缉民君·····	164
罗黑子手札跋·····	165
《塞耳彭自然史》·····	166
《五杂组》·····	174
《文饭小品》·····	178
再论吃茶·····	186
骨董小记·····	191
重刊《袁中郎集》序·····	196
《兰学事始》·····	203
半农纪念·····	208
《现代散文选》序·····	212
关于林琴南·····	215
关于捉同性恋爱·····	218
论“救救孩子”·····	220

一九三五年

弃文就武·····	224
关于“王顾左右”·····	228

中国妇女应上哪儿跑?	230
谈韩退之与桐城派	231
关于画廊	237
关于苦茶	241
关于写文章	244
关于写文章二	247
“讲道理”	249
《食味杂咏》注	252
关于英雄崇拜	257
《蛙》的教训	260
与谢野先生纪念	263
关于命运	266
关于命运之二	271
科学小品	275
《东京散策记》	280
情理	286
考试	288
隅卿纪念	292
关于孟母	296
割股	300
常识	303
《醉餘随笔》	305
《苦竹杂记》小引	308
日本的衣食住	309
刘青园《常谈》	318

《如梦录》	323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326
杜牧之句	345
责任	348
猫头鹰	350
关于焚书坑儒	354
笠翁与随园	357
谈油炸鬼	361
再谈油炸鬼	365
畏天悯人	368
关于活埋	372
《广东新语》	380
《岭南杂事诗抄》	386
《隅田川两岸一览》	390
入厕读书	395
模胡	399
谈中小学	402
关于傅青主	405
衣食	410
老年	412
本色	416

一九三六年

《风雨谈》小引	419
《游山日记》	421

谈策论·····	425
三部乡土诗·····	429
《燕京岁时记》·····	433
说鬼·····	437
关于家训·····	441
谈错字·····	445
买墨小记·····	449
日本的落语·····	452
文学的未来·····	457
北平的春天·····	460
论万民伞·····	463
再论万民伞·····	465
市河先生·····	468
《逸语》与《论语》·····	472
《日本杂事诗》·····	477
《梅花草堂笔谈》等·····	483
谈鸦片·····	488
谈“七月在野”·····	495
关于雷公·····	502
北平的好坏·····	509
谈鬼论·····	514
《刘香女》·····	522
老人的胡闹·····	528
读戒律·····	532
怀东京·····	538

英雄崇拜·····	548
佛骨与肉·····	551
读报者言·····	553
结缘豆·····	555
自己的文章·····	559
遵命文学·····	563
谈养鸟·····	565
《常谈丛录》·····	569
关于尺牍·····	574
关于鲁迅·····	582
关于鲁迅之二·····	692
家之上下四旁·····	601
谈儒家·····	609
《瓜豆集》题记·····	611
论骂人文章·····	615
希腊人的好学·····	619

中 年

虽然四川开县有二百五十岁的胡老人，普通还只是说人生百年。其实这也还是最大的整数，若是人民平均有四五十岁的寿，那已经可以登入祥瑞志，说什么寿星见了。我们乡间称三十六岁为本寿，这时候死了，虽不能说寿考，也就不是夭折。这种说法我觉得颇有意思。日本兼好法师曾说，“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虽然未免性急一点，却也有几分道理。

孔子曰，“四十而不惑。”吾友某君则云，人到了四十岁便可以枪毙。两样相反的话，实在原是盾的两面。合而言之，若曰，四十可以不惑，但也可以不不惑，那么，那时就是枪毙了也不是惜云尔。平常中年以后的人大抵胡涂荒谬的多，正如兼好法师所说，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执著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至可叹息”是也。不过因为怕献老丑，便想得体地死掉，那也似乎可以不必。为什么呢？假如能够知道这些事情，就很有不惑的希望，让他多活几年也不碍事。所以在原则上我虽赞成兼好法师的话，但觉得实际上还可稍加斟酌，这倒未必全是为自己道地，想大家都可见谅的罢。

我决不敢相信自己是“不惑”，虽然岁月是过了“不惑之年”好久了，但是我总想努力不至于“不惑”，不要人情物理都不了解。本来人生是一贯的，其中却分几个段落，如童年，少年，中年，老年，各有意义，都不容空过。譬如少年时代是浪漫的，中年是理智的时代，到了老年差不多可以说是待死堂的生活罢。然而中国凡事是颠倒错乱的，往往少年老成，摆出道学家超人志士的模样；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实在犹如将昼作夜，“拽直照原”，只落得不见日光而见月亮，未始没有好些危险。我想最好还是顺其自然，六十过后虽不必急做寿衣，唯一一只脚确已踏在坟里，亦无庸再去请斯坦那赫博士结扎生殖腺了。至于恋爱则在中年以前应该毕业，以后便可应用经验与理性去观察人情与物理，即使是在市街战斗或示威运动的队伍里少了一个人，实在也有益无损，因为后起的青年自然会去补充，（这是说假如少年不是都老成化了，不在那里做各种八股，）而别一队伍里也就多了一个人，有如退伍兵去研究动物学，反正于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并无什么妨害的。

话虽如此，在这个当儿要使它不发生乱调，实在是不大容易的事。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时期，对于名利，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原也有可以容忍的地方。但是可容忍与可佩服是绝不相同的事情，尤其是无惭愧地、得意似地那样做，还仿佛是我们的模范似地那样做，那么容忍还是我们从数十年的世故中来最大的应许，若鼓吹护持似乎可以无须了罢。我们少年时浪漫地崇拜好许多英雄，到了中年再一回顾，那些旧日的英雄，无论是道学家或超人志士，此时也都

是老年中年了，差不多尽数地不是显出泥脸便即露出羊脚，给我们一个不客气的幻灭。这有什么办法呢？自然太太的计划谁也难违拗它。风水与流年也好，遗传与环境也好，总之是说明这个的可怕。这样说来，得体地活着这件事，或者比得体地死要难得多，假如我们过了四十却还能平凡地生活，虽不见得怎么得体，也不至于怎样出丑，这实在要算是侥幸之幸，不能不知所感谢了。

人是动物，这一句老实话，自人类发生以至地球毁灭，永久是实实在在的，但在我们人类则须经过相当年龄才能明白承认。所谓动物，可以含有科学家一视同仁的“生物”与儒教徒骂人的“禽兽”这两种意思，所以对于这一句话人们也可以有两样态度。其一，以为既同禽兽，便异圣贤，因感不满，以至悲观。其二，呼铲曰铲，本无不当，听之可也。我可以说就是这样地想，但是附加一点，有时要去综核名实言行，加以批评。本来棘皮动物不会肤如凝脂，怒毛上指栋的猫不打着呼噜，原是一定的理，毋庸怎么考核，无如人这动物是会说话的，可以自称什么家或主唱某主义等，这都是别的众生所没有的。我们如有闲一点儿，免不得要注意及此。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我想，我们与其伪善还不如真恶，真恶还是要负责任，冒危险。

我这些意思恐怕都很有老朽的气味，这也是没有法的事情。

年纪一年年的增多，有如走路一站站的过去，所见既多，对于从前的意见自然多少要加以修改。这是得呢失呢，我不能说。不过，走着路专为贪看人物风景，不复去访求奇遇，所以或者比较地看得平静仔细一点也未可知。然而这又怎么能够自信呢？

〔1930.3.18《益世报》/《看云集》〕

金 鱼

我觉得天下文章共有两种，一种是有题目的，一种是没有题目的。普通做文章大都先有意思，却没有一定的题目，等到意思写出了之后，再把全篇总结一下，将题目补上。这种文章里边似乎容易出些佳作，因为能够比较自由地发表，虽然后写题目是一件难事，有时竟比写本文还要难些。但也有时候，思想散乱不能集中，不知道写什么好，那么先定下一个题目，再做文章，也未始没有好处，不过这有点近于赋得，很有做出试帖诗来的危险罢了。偶然读英国密伦（A. A. Milne）的小品文集，有一处曾这样说，有时排字房来催稿，实在想不出什么东西来写，只好听天由命，翻开字典，随手抓到的就是题目。有一回抓到金鱼，结果果然有一篇《金鱼》收在集里。我想这倒是很有意思的事，也就来一下子，写一篇《金鱼》试试看，反正我没有什么非说不可的大道理，要尽先发表，那么来做赋得的咏物诗也是无妨，虽然并没有排字房催稿的事情。

说到金鱼，我其实是很不喜欢金鱼的，在豢养的小动物里边，我所不喜欢的，依着不喜欢的程度，其名次是叭儿狗，金鱼，鹦鹉。鹦鹉身上穿着大红大绿，满口怪声，很有野蛮气。叭